

有感于中国节日

高玮健

刚刚过去的春节,我们沉浸于王安石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”的中国欢乐,领略叶颙“天地风霜尽,乾坤气象和。历添新岁月,春满旧山河”的中国慷慨。跟中国传统节日相伴相生的经典诗句,脍炙人口,流传千古,寄托着中国人的情感归宿,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,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春节之前的腊八也是我国的重要传统节日,又称腊八祭、腊日祭,源自上古祭祀神灵、祈求丰收的习俗。这一天有打猎、吃腊八粥等风俗。历史上文人墨客咏颂腊八节,留下很多名句佳作。唐代杜甫有“腊日常年暖尚遥,今年腊日冻全消”,宋代陆游有“腊月风和意已春,时因散策过吾邻”,清代张问陶有“去岁还家逢腊日,今年腊日远思家”等等……

每一个传统节日,就是一种风俗习惯、一种价值传承、一道文化盛宴。

在元宵节,我们感受辛弃疾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中国风流。

在清明节,我们感念杜牧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,程颢“况是清明好天气,不妨游衍莫忘归”的中国风思。

在端午节,我们感动屈原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中国担当。

情谊

许静

中午收到anny给我寄来的一纸箱多肉。她看到我朋友圈窗台上的多肉,觉得我会喜欢,逛微店时看了好看就买来送我。实际上她自己并不养植物也并没有给自己买。

花了一个午休时间,办公室姑娘们帮我一起分盆种好,有水培有土栽,阳台上热闹闹一片,让人倍感温暖和美好。人海茫茫,常常觉得是孤身前行,但总还有一些人在不远处真诚地想着你,陪着你,发自内心的对你好。有时候就会忍不住热泪盈眶。

生活中这样被温暖被关爱的时刻很多都来自于朋友。经常收到一些闺蜜们的小礼物,卢妈隔三差五给我送亲手制作的吐司、面包和草莓酱,有一次熬了一大瓶好喝的百香果柠檬茶也是急急地开车送我分享。亚在青岛,离我那么远,好几个冬天都给我寄海参,去年冬天还一定要给我寄鹅绒被,被我反复推掉后又给我寄来一大盒自己做的阿胶膏,收到时里面还塞满了她从美国带回来觉得好吃的糖果。

姐姐们更是经常美食美服分享,她们手巧,给我送的都是店里很难吃到的好吃的手工水饺、奶油超正的雪糕、榴莲酥,有时候还给我送贵贵的画材。常州的闺蜜们看到我想念家乡的重阳糕,也是第二天就寄过来一大盒。韩有一年还给我买好看可爱的棉袜,一模一样的一人一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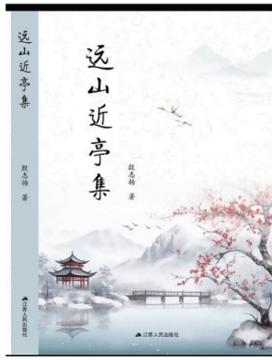
当然,收到最多的可能还是书,



24节气之惊蛰

释文
一此节由来自正
一夜浮雷自万
江南是处共桃
红。
帆帆/诗汪浅/书胡平/翻拍

序与跋



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,想起毛泽东写于1929年的一首词《采桑子·重阳》,“人生易老天难老,岁岁重阳。今又重阳……”想起生于这年秋天的一位老人、今年94岁的常州文化人瑞股志扬。

刚忙完“常州青年作家论坛·常州中青年诗人作品研讨会”,有如释重负的轻松。上午送走最后两位远客:《诗刊》副主席霍俊明和《扬子江诗刊》主



祥龙献瑞(金坛刻纸) 杨帆

都说同行之间很难发展起真正的友谊,可说也奇怪,好几个关系密切的女性朋友却都是我的同行,是的,她们和我一样,都是——女律师。

在这群律师女友中,要说最特别的一个,绝对当属W君了。偶然听一位资深法官谈起过W君给她留下的深刻印象:“你很难相信,一个从业多年的律师,而且还是专业做得相当不错的律师,竟然可以像水晶一样透明,我这才长舒了一口气。刚与W君进入融洽的聊天状态,手机就响了,一接听,涉及到一起相当棘手的突发案件,一两句话根本说不清楚,逐一面向W君点头致歉,一面离席到安静一点

的地方详细了解事情的原委。等结束通话再回到座位上,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……惊见眼前的大盘小盘,像楚河汉界一样被划成了两半:靠近W君的那一半,要么被一扫而空,要么只剩下寥寥数片;而靠近我的那一半,却是琳琅满目,应有尽有。正当我傻眼之际,楚河汉界那边的W君清冷简洁地说话了:“你点的分量实在太多,我的这一半快吃完了,剩下都是你的,你赶紧把你那一半吃完,别浪费。”于是乎,在剩下的时间里,我基本都在埋头对付着我的“定额”,很少有抬起头说话。直到将近离开之际,依然有一大半战场尚未打扫完毕。W君不由分说,直接让服务员拿来几个打包盒,干净利落地把我剩下的“定额”分类装好,惜字如金道:“带回去烧汤喝,不要浪费。”一阵轻微的不适掠过。对于不大开伙的我来说,这些东西带回去实际毫无意义……可毕竟还是初次见面,礼貌为先,顿了一顿,还是把已经快转到舌尖的拒绝又咽了回去,沉默地接过那几个盒子买单走人。初次见面的整个过程,彼此的感觉都谈不上非常愉快。一个规矩多多的“马列主义小太太”——这是W君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。世事难料,我们都未曾想到,在不久的将来,大家可以成为非常好的朋友。

相识日久,会逐渐发现,W君绝非刻板,只是不按常规出牌——她那不属于典型女生范畴的聪明与直接,常常把不熟悉的对象“电”到酥麻。寻根溯源,W君是理工女,在文科生遍

远山近亭入画来

李怀中

编胡弦,与两仁兄在藤花旧馆就此别过。回家途中,接到股老师的电话,不催自明,心头一沉,我一直欠着他的一笔“债”!

你无法想象,一位94岁的老人耳聪目明,还在编他自称最后一本小说与随笔集。从春到夏,发掘出了自己10个中短篇小说,60篇散文、随笔。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,他在8月底把整整齐齐的一叠稿子,连同他一本厚厚的发黄发脆的报纸剪贴簿交给我,明确叮嘱:“必须为它写一个序!”我顿时汗颜不已,脊背发凉。本人从青年到中年,现在亦进入老年,从一个文学写作者到文学编辑,最后变成一个文学工作者,一直感恩、敬佩于股志扬老师。我辈碌碌无为,何德何能,如何为这样一位长者写序呢?股老师从事文学创作70余载,从当年有全国影响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翘楚,到甘为人梯做作协日常工作,退休后“把梯子的最后一档留给自己”“集名就取‘远山近亭’”,这是你在副刊上为我开的专栏名,几十篇报纸剪贴全在这里。看在40年的老交面上,你不能再推。”这是股老师压垮我的最后一块石头。面对

一位长者之求,却之又有另一种不安。犹豫了两个月之久,其间虽有杂务缠身,也有股老师不厌其烦的电话敦促。今日得宽余,在重阳敬老之际,不得不斗胆提笔写点关于“远山近亭”的话题,以及我跟这位前辈的交往点滴。至于集中其小说、散文与随笔,看官自读,毋庸我来赘述与解说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年龄与时代同频,本人二二三岁,改革开放正勃然而兴。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!我大学毕业,在北郊中学从教。教书、写作至今想来都是无与伦比的匹配。当发表了篇小说之后,一天中午忽然接到一个电话,自称是市文联的工作人员,姓殷,一口地道的常州城里人口音,异常清脆干净,问我“能否来一趟文联,在横兴弄”。处理好课务,赶去已经下午4点。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端坐着两位看似百岁的中年男人,一位微胖、一位略瘦。这就是我从此结交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李文瑞先生、殷志扬先生。1983年10月,他们恢复了因“文革”中断的常州作协组织,当时称“常州市文学工作者协会”,一位是主席(李文瑞同时是文联主席),一位是秘书长。李部长一口浓重的山东方言,但语音语调却特别温软,让人如沐春风。十年前他已驾鹤西去,其杂文的刚劲笔力、随笔的汪洋恣肆,在我看来,至今中国文坛无出其右。而新中国以来的当代文学中,工业题材小说似乎一直是弱项,广为人知的上海胡万春,山西焦祖尧(常州籍东青人,今年3月已过世),然后就是南京殷志扬。如今他已调回常州,就坐在我面前!这两位长者召我来竟是动员我加入文协。“受宠若惊”,完全可以用这个成语来形容我彼时彼地的心情。一个不谱世事、偏居北郊一隅的楞头小伙,除了上课,凭热情写点文字、结交一帮同龄肉内之徒外,真不知天有多高、地有多广,更别谈人世间的深淡了。你说我怎么可能忘记人生的这一幕!从那天开始,用今天一句俗话说,我找到了组织,不,是组织找到了我。

乃至我转入报社,从事文学编辑数十年中,殷志扬老师又常常给我做编辑的种种建议和指导。20世纪50年代,他在工厂做生产计划员,因创作影响,后调至南京日报,原来他是办报的老手。之后,我们似乎站到了一条战线,同为常州的文学作者,同为如何活跃常州的文学创作而谋事。殷老师兢兢业业专职做文协工作(1990年改为作协),其甘为人梯、培育后进的点滴我是耳闻目染,并且感同身受。文学组织者、文学编辑,必得先放下自己。不同的是,殷老师至退休,宣称“把梯子的最后一档留给自己”,竟是老而弥坚,老树生花。一篇一篇、一部一部作品层出不穷。而我却被惯性驱使,尽管殷老师常常给我“最后一档”的提醒,搁笔多年,退休前又应命接了作协一摊工作。我似乎又回到了股老师原岗位,冥冥之中,这是怎样的一种安排?

现在,我必须言归正题。股老师为他这部小说随笔自选集取名“远山近亭”,并给我“远山近亭入画来”的题目命我“写序”。这确实与我有点关系。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初,在股老师退休的前夕,我说:“股老师,你可开笔了!”我想的是,这位历经抗日逃难、国共内战、建国初兴、历次运动、文革动乱、拨乱反正、改革开放、思想解放……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、一座富矿,更何况在文学史上半个世纪,为什么不记录自己呢?今天我还在鼓动他写“自传”。我辈不敏,自传何须大部头?我先让老先生在副刊既有栏目零星写点,譬如“月季文札”栏里的“铁蹄下的岁月”“难忘的校歌”等,“作家中来”栏中的《吴祖光细说(凤凰城)》《夜归人的脚印》等篇。其实股老师已经是把它视作“自传”在写了,只是“散装”罢了。这样的书写持续到新世纪的头十年,2011年春,我跟殷老师商议:专门开设一个专栏吧,记录于常州、与文坛的旧事故人记忆。不日,殷老师给我一个专栏名建议,即“远山近亭”。也许是受李白《独坐敬亭山》的触动吧,人入晚境,世事浮云,亭山之间,闲看云卷云舒,多么淡定与从容。“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。”好!我击节赞叹,并请篆刻奇才李宾特制“远山近亭”印章一枚,是为栏目点缀。这样,殷老师思如泉涌,一直陆续写到2014年年末。开篇好似《(孽花缘)里的常州人》,那些《十年生死两茫茫》《(青果巷与我)》《孤鹤,横江东来了》《(从马元巷想到汤和这个人)》《月光与黑影中的千门万户》数十篇二三千字间的短文,一展殷老师语言的细腻与叙述的沉静。往事从头越,旧人浮眼前。今天殷老师将他的这批散文随笔归于一集,于今世后人都是难得的一卷动画卷。中国画家笔下的山水长卷呈现自然之精神,中国作家笔下的生活波澜,又自然尝不是一幅时代与社会的生活呢?并且是带着体温、留着气息的生命长卷。对一个常州后人弥足珍贵,对一个地方、一座城市同样绝不仅仅有。还有他的10个中短篇小说,你耐心地细读吧,其情节其人物其语言,无一不是常州的。

我想,我是如实交代清楚了股老师这个“远山近亭”的来历。最近一幕情景还想补上一笔:那是2023年盛夏的夜晚,新市路西头树影斑驳,殷老师的“临川楼居”靠古运河一侧。我应约驾车去取他的这套原稿剪贴与打印稿,灯光里但见一身穿背心、短裤的老人静坐于路边花坛上,眼望着东边的来车与来人。我愕然心动,我让这位94岁步履蹒跚的老人等得太久了,他竟从二楼沿墙摸壁,躲过同一走廊外侧儿子家门窗,独自一人下楼了。我真想拥抱这位老人!我和他同坐发热的花坛上,畅谈很久,直到他孙女下楼来寻找爷爷……

今天是重阳节,也是敬老节。我辈已知老之将到,但有前辈在,可以忽略而不知。我会记住“把梯子的最后一档留给自己”,感谢殷老师的殷殷叮嘱与期待。

2023年10月23日于润德半岛沧浪水庐

水晶之光

——致我的律师女友

赵鹏

布的法律圈犹如鹤立鸡群、独步天下。她对文科生的态度整体趋向于鄙视,常常揶揄我们文科生“弯弯绕太多”“净整些没用的”。确实,理工女的智商和动手能力都没的说——堆积如山、犹如乱麻般的一箱专业资料,就已分门别类,也没见她如何费力,就已分门别类,去粗取精,厘出了若干条清晰又新颖的线索与思路,令人耳目一新。偶尔,W君会故作谦虚地称自己情商低、不善言辞,可几个熟悉的同行朋友(主要是文科的)却对她作出了一致的鉴定结论:这家伙鬼着呢,每每说起查理或者打算“作死”之时,简直比说真理都要气吞山河、正义凛然,让你莫名其妙就心虚气短,乃至一时理屈词穷;而等你镇定下心神、整理好思绪和理由数条,预备狠狠反击之时,却发现事情早就被她快速轻巧地翻篇了。

当然,鹤立鸡群的绝不仅止于她的专业和思维方式,在行为习惯与业余爱好等诸方面,W君都与周围的文科生大相径庭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,W君最喜爱的影视作品是《三生三世桃花盛开》(以下简称《三生三世》),她曾于多个场合以多种方式向大家推介过这部“伟大”的作品,熟悉的朋友大都一笑了之。说实在的,我倒并不认为喜爱《红楼梦》或哪部史哲名著,就比喜爱《三生三世》高大上多少。律师工作繁忙辛苦,业余爱好天差地别,有人爱看哲学巨著、烧脑美剧,也有人爱搞笑周星驰,或者无脑韩剧,这些都不足为奇。但我们没

料到的,是W君对《三生三世》达到了热爱的程度。有次我和朋友一起去她家吃饭,曾亲眼目睹她轻车熟路地把《三生三世》翻到三十集某个地方(看手写的姻亲度肯定是n+1遍了),于是电视里的经典场景出现了:前无古人、后来无者的女主角,对着衣袂飘飘的女主角深情款款地说道:“你是我的心、我的肝、我的宝贝甜蜜儿!”再回头看身边的W君,却是正襟危坐、嘴角含笑,浑然已物我两忘,不知今夕何夕。瞬间被眼前的场景雷倒了……虽被身边的朋友调侃嘲笑过多次,W君却初心不改,始终坚持捍卫着自己心目中“最好的作品和演员”。每每席中有人说起自己喜爱的文艺佳作时,W君总是真诚无比地推介着她的《三生三世》。听到她对《三生三世》这份n+2次的赞不绝口之后,不禁对这份执着和坚持心生敬意,也对自己不看架空剧的刻板产生了些许动摇:能让朋友如此热爱的作品一定有它的动人之处,不是吗?也许,空了可以找出来看一看……

其实,一旦撕去了文科生“温情脉脉的面纱”,和W君的相处绝对称得上是火花四溅、活色生香。本就说活直率的我,对着W君,更是剔除了这一切对外必要的婉转和修饰,那种感觉,恰如炎夏时赤脚踏进清澈见底的小溪流,舒爽无比。画风通常是这样的,W君:“到底啥印象?”W君锲而不舍,眼神里闪烁着希冀的光芒。我直视她的眼睛,简短回答:“披头散发一女的。”说完立马闭上眼睛缩起脑袋,预备着迎接意料之中的又一场暴击……